

左

氏

條

貫

左氏條貫卷六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凌  
典懷鞠 叅訂

鄭

襄公二十七年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犬

叔二子石從

子展卽公孫舍之伯有卽良霄子西卽公孫夏子產卽公孫僑子大叔卽游吉二子

石爲印段及公孫段稱七穆皆穆公子

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

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

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

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

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爲？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犬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僂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

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襄公二十八年蔡侯歸自晉入于

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于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若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通太之僞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子班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

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于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弃。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于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弃其

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歲棄其星紀而次。旅也。明年之次也以害鳥帑。朱鳥周楚惡之。襄公二十九年。鄭子展卒。子皮罕卽位。于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于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于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

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襄公三十年鄭

伯有者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罕子皮駟子同生同母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強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

所敝。或主強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于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印段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佞有闕鄭人之盟。巳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巳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濱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于羊肆。子產



襪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之、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  
 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  
 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于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  
 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驪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  
 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睜入盟、大夫己巳復歸、書曰、鄭  
 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于子嬌之卒也、在十  
九年  
 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  
 子不曰、其莠猶在乎、于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且裨竈  
 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

媿嘗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偕死。羽  
頡出奔晉。爲任大夫。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  
偏。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  
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  
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  
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  
人乎。何愛于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  
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  
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

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

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

爲人也惡其虛飾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

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

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野衆給而

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徵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

卷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

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楮之取我田疇而伍

之執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

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公襄

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

時襄公卒

未之見

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句讓之。

曰：敝邑以刑政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

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閻，厚其牆垣，

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

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

共命。寡君使句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

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

不聞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庠。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廢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塙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糜燔。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中車。主車之官脂轄。隸人牧。牛圉。馬各膳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蓄患。不畏

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譴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荐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受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

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北宮文子

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於棊林。

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

犬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

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

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

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犬叔美秀而文。公孫

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

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

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  
多爲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  
斷之。事成。乃授子犬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  
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人游於鄉校。鄉之學校以  
論執政。然明禮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  
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  
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  
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  
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導不如吾



聞而藥之也。然明日獲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

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斂。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

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昭公

元年，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于公孫段氏。子伍舉爲介。

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

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

容從者，請墀聽命。」令尹公子圍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

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公孫段撫有而室。圍布几筵，

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指爲墀是委君貺於草莽，

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

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菽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

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  
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  
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敵邑館人之屬也其  
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縶而入許之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

楚子南穆公孫

公孫黑又使

強委禽

納采用鴈

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

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

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

房觀之曰子皙

公孫黑

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

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旣而縶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好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好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

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

犬叔。

楚之

犬叔曰：「吉不能亢。」

也。

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

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

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

有於諸游？鄭爲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

盟於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

盟於闔門之外，實薰隧。

子

彊與於盟，使大史書

其名，且曰七子。

欲自同於六

子產弗討。

以其強

晉侯

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

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帝有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堯不滅遷闕伯於商丘王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王王祀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懷犬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犬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

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  
大原。帝顓頊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蓀黃。實守其祀。今晉  
至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  
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疇疫之災。於是乎禳之。日月  
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禳之。若君身則  
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  
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  
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  
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



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者四人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臧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昭公二年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

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安其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黑之爲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緘尸諸周氏之衢。

加木焉

昭公四年

鄭子產作丘賦

丘十六井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賦其田如魯

之田

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

子國爲射氏所殺

已爲蠶尾

毒

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

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

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

也子寬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

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

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

各有心何上之有

昭公六年

鄭人鑄刑書

鑄之於鼎

叔向使詒

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浮。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強。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微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

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于之世。鄭其敗乎。胥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僞不才。不能及于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楚公子弃疾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而見于皮。

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犬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蔬。不抽屋。不强句。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爲暴。主不恩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

昭公七年

鄭子產聘於

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

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鄭人相驚以伯有。殺伯有在襄三十年

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

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帶明年壬寅余又將

殺段也。公孫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

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子孔及

良止。伯有之子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

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

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

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

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書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葛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昭公九年

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

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

黷頊後故

火水妃也。

火畏水故曰妃

而楚所相也。

楚之先祝融爲高辛氏主



火今火出而火陳遂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

五行各相妃合得五

而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

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昭公十二年

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

除除葬及游氏之廟。

子太叔族

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

用而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

忍廟也。諸將毀矣。旣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

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崩。

下棺

弗毀，則日中而崩。子大叔請

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

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

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昭公十

六年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

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

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

也。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

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

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

忠信故也。僞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僞

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

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  
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  
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  
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  
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也小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  
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  
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  
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  
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

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買。毋或句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失諸侯鄭鄭國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澁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

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  
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  
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蔣兮。宣子喜曰：鄭  
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

昔鄭風故曰不出鄭

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

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  
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  
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鄭大旱，  
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

事於山。藝養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奔之官邑。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曰。魯大彗所以

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

有火災乎。梓慎曰。雉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

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

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

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

大晦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

祥也。衛。顛。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

也

水爲雄  
火爲雌

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

水火合而

相薄水少火多  
故水不勝火

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

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璣等

玉璜

禮火

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昭公十  
八年

夏五月火星

始昏見內壬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

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

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

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

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

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闕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與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祔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置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



居火道行火所燠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  
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於玄冥水神回祿  
火神祈於四鄰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  
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  
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  
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  
况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史讓鄭曰  
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  
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擗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

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聞，謀之以啓貪人，薦爲故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昭公十九年 鄭大水，龍鬪於時門

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禱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鄭駟偃卒，子游偃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

子游叔父，邲之

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

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  
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  
遣請龜以下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  
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  
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  
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  
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亂今大  
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  
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卽世者晉

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昭公二十年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

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

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  
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  
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  
業是道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  
愛也昭公二  
十四年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  
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  
有言曰螫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  
實螫螽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  
子其早圖之詩曰併之罄矣惟鬻之耻王室之不寧晉

之耻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

年。昭公二十五年夏，會於黃父，謀王室也。有子朝子大叔見之亂

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

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

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

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

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

奉之為六畜。馬牛羊五牲。麋鹿豕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以奉

五味為九文。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六采。青白赤黑玄黃五章以奉五色。

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  
 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  
 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  
 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懼弑僇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  
 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是故  
 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即好惡等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  
 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  
 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  
 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

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  
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  
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定公九年

鄭駟欲殺郟析而用其竹刑。

私造者書之於竹簡

君子謂子

然即駟

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

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  
其道不弃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  
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  
能矣。



左氏條貫卷六

男官賀校字

左氏條貫卷七

長洲營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凌  
典懷鞠 叅訂

衛

衛莊公

隱公三年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  
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  
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  
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  
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  
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

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

安重也。

者鮮矣。且

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衛桓公

隱公四年

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將修先君之怨。

二年鄭于伐衛。

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

除君害。

先是公子馮奔宋。

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

之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

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  
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  
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  
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  
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  
不免矣州吁未能和其民厚石問定君于石子石  
子曰王覲朝覲于王則位可定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  
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  
陳石碣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

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使

自臨討之九月衛人使右宰醜蒞殺州吁于濮石碣使其宰

孺羊肩蒞殺石厚於陳君子曰石碣純臣也惡州吁而

厚與焉人義滅親其是之謂乎桓公十初衛宣公烝

于夷姜宣公庶母生急于屬諸右公子名職爲之娶於齊而美

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名洩夷姜縊宣姜即娶于齊

者與公子朔構急于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

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

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

衛惠公

衛懿公

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  
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莊公六年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放甯跪于秦殺左  
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卽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  
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于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  
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閔公二年狄人  
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  
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  
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于

二子渠孔禦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荑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惠公庶兄頑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千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

衛文公

衛成公

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于無虧帥車三百乘

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

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衛文公戴

弟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

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僖公十

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園之役于是衛大旱卜有事于山

用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

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僖

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



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

國子莫余敢止

僖公二十八年

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

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晉侯

齊侯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

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於襄牛楚人救衛

不克衛侯聞楚師敗

城濮之戰

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

叔武

成公弟

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或或訴

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

元咺子

從公公使殺之

咺不廢命奉夷叔

夷叔武謹

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

于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歆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捩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歆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衛侯

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代衛侯士榮為大

士、治獄衛侯不勝、殺士榮、別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

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之深室、甯子職納柔鮪焉、元咺

歸于衛、立公子瑕、僖公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

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魯僖公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

皆十穀、雙王為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欒、治厯

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即公子瑕

儀、服母弟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周欒先入、及門、遇

疾而死、治厯辭卿、

公羊子曰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爲伯討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爲叔武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于是已立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咥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

武元咺走而○出○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衛○之○  
禍○文○公○爲○之○也○文○公○爲○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  
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  
公○羊○子○曰○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曷○  
爲○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君○入○則○  
已○出○以○爲○不○臣○也○

僖公三  
十一年

秋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

叔曰相夏后啓之孫居帝丘奪于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

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卽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

衛穆公

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文公元年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

伐縣，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

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

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

昭子。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

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

成公二年

衛侯使孫良

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

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文闕石成子曰。師敗矣。子  
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  
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  
師乃止。次于鞠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良桓子  
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  
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  
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  
從之。弗可止也已。

成公十四年  
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

父焉

林父七年奔晉  
強見欲歸之

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

孺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

定公夫人

曰：不可。是先

君宗卿之嗣也。

同姓之卿  
為宗卿

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

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

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饗苦成叔。

卻

甯惠子

甯

相苦成

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

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

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

子立敬妣。

定公妾

之子衍

獻公

以為犬子。冬十月，衛定公卒。



夫人姜氏

即定姜

既哭而息見犬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

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于未亡人嗚呼

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

衛之母弟

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

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衛盡寘諸戚

而甚善晉大夫

襄公十四年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

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

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

文子之子

入使公飲之

酒使犬師歌巧言之卒章

喻文子將爲亂階

犬師辭師曹請爲

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

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  
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于戚  
而入見蓬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  
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  
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  
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獻公弟奔齊公如鄆使子  
行事公于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  
徒于阿澤鄆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于庾公差庾公差  
學射于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庾公差曰射

爲背師不射爲僂射爲禮乎射兩駒而還尹公佗日子

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丁 反射公孫丁投公轡而射之貫

臂貫佗

子鮮公母

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

告宗且告

無罪定姜公適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

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

保而殺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

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

瘠成叔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

盟之故使瘠敢私弔于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

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于寡君，寡君不以卽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成叔歸，復命。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鮒卽子鮮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初非樂矣。余狐裘而羔袖，狐裘言美多，羔袖言惡少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穆公孫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衛侯在

邾臧紇如齊信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

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

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即臧武仲謂其人曰：衛

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襄公二十年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喜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

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十四年君入則

掩之。掩惡名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

餒而已，不來食矣。襄公二十五年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

言。求復國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吾躬

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襄公二十六年衛獻公使子鮮母弟爲復反敬妣獻公及子鮮之母。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妣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言復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于敬妣。以公命與

前出獻公  
今又秋割

左傳卷十

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籧伯玉伯  
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人遂行從近關出告右  
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于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  
也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  
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  
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巳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  
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于我何爲悼子曰雖  
然弗可以已孫文子林在戚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二  
文子子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孫襄傷甯

子出舍于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

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

衛侯

及犬子角。書曰。甯喜弑其

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甲午。衛侯入。大夫逆于竟者。執

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頷之而已。

公至。使讓犬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

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

存問

寡人。古人有言曰。

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

羈縻。以從扞牧。圍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

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



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襄公二十七年

衛甯喜專公患之

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

政由

甯氏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

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

無罪父子死余矣

獻公出時臣父為孫氏所殺

夏免餘復攻甯氏殺

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

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

行子鮮曰逐我者出

孫林父

納我者死

甯喜

賞罰無章何以

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縛實使之

使納君

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

于河，託于木門。

邑晉

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

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

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

身。

稅卽總也。喪服痛慙于鮮，特爲此服。本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曰終身。

公與免餘邑六

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

此是一乘之邑。

非四井之邑也。論語云：千室之邑，又云：十室之邑，蓋皆通稱。

臣弗敢聞，且寧子唯多。

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

公使爲卿，辭曰：太叔儀不貳，能贊

助

大事，君其命之。乃

使文子爲卿

文子卽大叔儀公允其請

昭公二十年

衛公孟縶

縶公狎

也齊豹奪之司寇與郵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縶

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蒙公嫡母

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

齊豹見宗魯于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

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

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

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

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于公孟其可也丙辰衛

侯在平壽公孟有事于蓋獲之門外齊子氏

齊豹之家

惟于

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鼂寘戈于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閔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閔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駢魑駟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寶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

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于朝曰阿也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賓將撤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于戾請以

除死親執鐸終夕與于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于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于石孫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齊夫大辭曰與于青之賞必及于其爵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

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

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不

蓋不義，不犯非禮。

定公四年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

楚也，將會衛子行敬子。

皆衛大夫

言于靈公曰：會同難，曠有

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

佗子魚

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

二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

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彙鼓，祝奉以從。于是乎出

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

也。及臯鼬將長蔡于衛。衛侯使祝佗私于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

增厚也。

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



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  
 少帛縉茂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  
 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  
 取于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  
 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皆啓  
 以商政疆以周索疆理土地用周之法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  
 闕鞏甲名姑洗鐘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于  
 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  
 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

不尚年也。管蔡啓商。碁間王室。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  
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  
之以爲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  
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  
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  
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  
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  
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  
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

右以復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

長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昭公七年衛襄

公大人姜氏無子嬖人嫫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

已立元。是時元未生余使羈孔成子之孫圉與史苟史子相之。

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成子之曾

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爲政聘

于諸侯之歲嫫始生子名之曰元。後立爲定公十四年衛

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犬子蒯賸獻孟地名于齊

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求子豬得壯則定盍歸吾艾

殺

豕壯

犬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

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犬子、犬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崩、曠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犬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犬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犬子則禍余、犬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于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于信、吾以信義也、

哀公二年

初衛侯游于郊于南僕

公子

公曰

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

衛出公

二年春齊國  
夏高石曼姑  
帥師圍戚

穰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卿大夫士在下。君命祗辱。夏  
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犬子。君命也。對曰。郢異  
于他子。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  
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犬子于戚。宵迷。陽  
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犬子纒八人。衰絰。僞自衛逆  
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

公羊子曰。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  
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于靈公而立輒。以曼  
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

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賸而立輒。蒯賸爲無道，靈公逐蒯賸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哀公十一年

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

衛大夫

其娣

嬖子朝出。

出奔

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

妻以女

疾使侍

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犁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

即文子女不嫁，太叔疾

或淫于外

州衛邑外州人奪之軒以獻耻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遺疾

之弟疾出奔故立之使室孔姑即文子女疾之妻疾臣向魃疾奔宋為納

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魃不與由是得罪及桓即

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于

鄆葬于少禘初晉悼公子愁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御

田獵大叔懿于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大叔疾悼子即

位故夏戊為大夫悼子甥悼子亡衛人翦夏戊孔文子之

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

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

擇鳥文于遠止之曰圍

文子名

豈敢度其私訪衛之

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哀公十五年

衛孔烝取大子

崩贖之姊生慍

姊伯姬也

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

卒通于內

通伯姬

犬子在戚孔姬使之焉

使良夫詣太子

犬子與

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

請于伯姬閏月良夫與犬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圃昏二

人

太子良夫

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寧問

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

犬子與五人介與殺從之迫孔慍于廁強盟之

今遂



劫以登臺，樂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

子路召獲

衛大夫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

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

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于路，入及門。

公孫敢門焉，曰：「無人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公孫敢求

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

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犬子無勇，

若燔臺，半必舍孔叔。」悝犬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厲敵

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蒯莊

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于外、

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哀公

十六年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鄆武子告于周曰、蒯

曠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

弟、真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

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

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

其可追、哀公十七年衛侯爲虎幄于籍圃、成求令名者而

與之始食焉。犬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卿兩牡紫衣

君服狐裘。至袒裘。不釋劔而食。犬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

罪而殺之。三罪紫衣袒裘帶劔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

被髮北面而諶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絲絲生之瓜。余為渾

良夫。叫天無辜。良夫時見殺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

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正卜其吉凶其繇曰。如魚

竄也。赤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

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郭。將入城。簡子曰。止。叔

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

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鄆入般師出初  
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  
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  
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  
戎州人攻之犬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  
于戎州已氏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  
爲呂姜莊公夫人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已  
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  
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

師以歸舍之路

哀公十年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

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雉與犬叔遺

哀公二十年

五年衛侯輒

出奔宋衛侯爲靈臺于籍圃與諸大夫飲酒

焉褚師聲子

褚師比

輒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于人

若見之君將戢

吐

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

褚師出公載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

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

公孫彌牟

而奪司寇

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

公文要

之車于池初衛人翦

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

彌子瑕

彌子飲公酒納夏戊

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

姊妹之孫爲從

甥少畜于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

公使優狡盟拳彌衛大夫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

牟公文要子懿司寇夷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

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于公宮而自太子疾之宮

謀以攻公鄆子士衛大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

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

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則易間也乃出將適

蒲彌曰吾無信不可將適鄆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

冷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  
 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為支  
 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  
 公孫彌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  
 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于南門而適君所。  
 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  
 出信弗納。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哀公

二十六年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  
 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于使者曰昔成公孫于

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子齊子  
鱗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  
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  
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于何有

左氏條貫卷七

男官賀校字